

微

红袖风尚系列02

她花费半生追逐，
不过为了三个字而已。

等不到的 我爱你

DENG BU DAO DE
WO AI NI

葵一 著
KUI YI ZHU

这世界上
有三样东西
无法被掩盖：
贫穷、咳嗽和爱情。

一句我爱你，
是三个字，
六个字母，
二十四个笔画，
而有些人，
却为此等待了一生……

引发话题，网友自发投票大战，
只为一个温馨结局！

红袖风尚金牌作家葵一，
继《无爱不承欢》后，
再次抒写最深情的虐恋悲歌！

整个故事，看似是她轰轰烈烈飞蛾扑火，
却不知道，那翩翩公子在她不知道的时候，
多少柔肠百结，为她颠沛流离了一生……

人民出版社

等不到的
我爱你

DENG BU DAO DE
WO AI NI

葵一◎著
KUI YI ZHU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不到的我爱你 / 葵一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438-8971-2

I. ①等… II. ①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2514号

等不到的我爱你

编 著 者 葵 一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格 格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6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971-2
定 价 21.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Chapter01	001
第一章 巨判的重逢。	
Chapter02	018
第二章 重启了命盘。	
Chapter03	036
第三章 迷失的烟火。	
Chapter04	053
第四章 并不是完美。	
Chapter05	071
第五章 哑了喉的歌。	
Chapter06	089
第六章 断了尾的我。	
Chapter07	106
第七章 最后的承诺。	
Chapter08	122
第八章 谁都没有错。	

-----	139	Chapter09	第九章 只是太晚懂。
-----	157	Chapter10	第十章 你是我的寄托。
-----	174	Chapter11	第十一章 回忆烧成灰。
-----	190	Chapter12	第十二章 最美燕尾蝶。
-----	208	Chapter13	第十三章 也需要轮回。
-----	224	Chapter14	第十四章 那句我爱你。
-----	241	Chapter15	第十五章 要欠你多久。
-----	256	Chapter16	第十六章 其实我爱你。 在天堂拥抱，或荒野流离，我爱你。

Chapter 01

第一章

巨測的重逢。

远远隔着学校的铁门就看得汤铭乾停在门外的红色跑车，张牙舞爪的模样，真真的和铭乾一个模子出来的。

可是，她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荣耀，她更希望铭乾安安分分的，不要总是对速度和车子这么着迷，走出门来的时候，她的脸色已经开始难看。

绕来绕去，她已经看见不少的同学特地绕着原路走过去张望，铭乾叼着烟头在排队买奶茶，格子的大衣红咖相间，转过头来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沧烟，俊脸立刻挂上了灿烂的笑容。

她也不理会铭乾，径自坐进车子里，冷着脸说，开车。

铭乾还嬉皮笑脸地说：“夏小姐，我知道错了，知道你考试周，很累很疲惫，但是无奈啊，今天腊八节，我妈非要我带你回家喝粥去。”

她无可奈何地回答：“我没有生气，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你这种张扬的模样，比你有钱的多得是，也没见人家这么张扬。”上次铭乾来，就被人在背后指点了很久，学校的BBS上至今还有那个著名的帖子，附着她的照片，点击上万。说貌不惊人，却有攀龙附凤的本事，亏得宿舍几个拖着她，她才没去和那些人吵起来，她平生最讨厌别人的多嘴多舌。流言有时会比任何武器更锋利，恶毒。

铭乾这才发现，已经很多人试图透过窗户向里面张望，于是就顺从地发动车子。脸上的笑容还是带着，显得整个人洋溢着阳光的暖意。

“好好，我错了，现在马上就走。”

她从前就说过这个问题，铭乾也注意多了，以前的那些女朋友都恨不得铭乾把车子开上宿舍门口。

她从包包里拿出粉饼盒还有一支唇蜜，动作利落地往脸上涂抹，铭乾

右手开车，左手撑着脑门，好笑地看着她手忙脚乱的样子，不禁开口，“你化什么啊，我妈又不是没见过你素颜，我最讨厌女人往脸上抹一些奇怪的东西，看起来凶神恶煞。”

夏沧烟细细地描摹着唇形，涂上浅粉的蜜色。“汤少，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家人看见我的大眼袋和无血色的唇，上次我只是拉肚子，就把我拖到了你家的医院，呆了三天三夜，吊水陪床，连上个厕所都要在床上。这次看我这么没精神，说不定，还要说我怀孕了呢。”

汤铭乾嘿嘿一笑，要是怀孕了就好了。就把你真的捆住了。

她一瞪，如果我这次考试考不好，你给我去找二姨改成绩，听见没有？

铭乾笑得眼睛都弯了，伸手按在她的头顶，说：“烟，真奇怪，每次看见你都很开心。”

她嚷嚷起来：“小心，红灯了。”铭乾忙踩了一脚刹车，车子稳稳当当地在白线前停下，她叹一口气说：“这个车子，还真是适合你。”白净的一张脸上，涂上了胭脂，立刻就俏皮起来，铭乾却瞥见她的头发，手抓着她的发梢。

“都分叉了，让你去剪剪，怎么总不听。留这么长，用来上吊么？”

她娇媚一笑，凑到铭乾脸前。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可惜我不是自杀，我是用来杀人。”

见她第一面的时候，她的头发还只是刚刚齐肩，头发很黑很柔顺，风一吹就随风飘扬，老人常说头发软的女孩能够遇见贵人，铭乾就无耻地说，夏沧烟，我是你的贵人。

她抱着一摞的图书，挑了一本薄的从图书馆的架子上瞄准对齐，扔在铭乾头上。幸而只是薄书，不然就开瓢入院了。

铭乾没皮没脸的习惯也没有改过，其实人前他也是个翩翩君子，不知何故在她面前只想做小人，或是博得伊人一笑，或是真的只想要让她开心那么简单。

她翻出一本书来，叽里呱啦就背起来，一张抹了蜜的唇，翩飞起来，在灯光之中穿梭，显得那么美好。

铭乾的嘴角上扬起来：“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在后备箱里，按照您吩咐买的。”她点点头，在胸前垂坠的长发就随着摆动，眼睛还是不肯从书本上面移开，铭乾心思一动，车子在车水马龙之中忽然一摆，她重心不稳，端着书直直倒进铭乾的怀中，铭乾得意地笑，“夏小姐，请小心坐好。”

她咬牙切齿：“汤铭乾，我觉得我真是这辈子欠你的。”

车子绕上山路，她就放了书，胳膊撑在膝盖上，眼睛望着窗外，听着铭乾放的歌曲。铭乾多嘴地问，“是不是又想起了家里的芙蓉树？”

她沉默地摇摇头，“只是忽然有些累。”

窗外的甬道两边种着芙蓉树，这种树在北京其实种得并不多，也就这条路上满坑满谷的，花季一到，就像是下了一场花雨一般。

铭乾刚想要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她已经雀跃起来，“还好，马上就考完了，我们滑雪去，这可是我这些天唯一的精神支柱了。”她的眼睛并不是那种传统美女的杏眼圆瞪般的大眼睛，一笑就弯起来的一双眼睛，带着些许单纯的意味，娇俏可爱。

可是也奇怪，她的五官那么凑起来，就能够拼凑出一幅美图，如若墨笔细勾勒，找不出瑕疵，也说不出到底是哪里美，只是觉得赏心悦目。

铭乾车子停在门口，哨岗上的人儿早就发现了，车子没停稳，门已经打开了，三层的小楼，整个的玻璃正厅，恢弘的灯光从里面投射出来，配着此刻CD机里的轻快歌声，这一连几周来备考的疲惫仿佛一扫而空，她笑着捂着肚皮，“可以吃脆皮鸭了。让陈妈给我包一个带回宿舍吧，我们宿舍的几个老饕一听我要来，都嚷着要吃。”

铭乾熄灭了车灯，“今天还有大闸蟹，说是刚空运来的，本来妈妈就愁说吃不完，那你就多带几个回学校里分一分。”

她已经心不在焉了，闻到洋溢在空气之中珍馐的香气，她扭头嫣然一笑，“只要鸭子就好了，我不想要太张扬，本来别人就是等着看我笑话的，

这样更是树大招风了，你们家亲戚多，分给亲戚也算是个人情，现在这个季节大闸蟹那么贵，不是拿来给我做人情的。”

两人各自抱着很多的礼物进门，今年的雪很大，门前雪都堆在两边，掩着冬青树如若一个小矮人，只露出一个小脑袋，门一开，热气立刻扑面而来，家的感觉一下子充盈整个身体，就连脚下的脚步都忽然地感觉一阵的轻快。

汤妈妈还没走过来，汤铭乾的姑姑站在窗前早就看见这二人，一进门就帮忙拿东西，笑得慈祥极了，“刚听你妈说你去接沧烟了，我们还在说，你也是，怎么不带点东西过去，考试时候这些孩子都没命地学习。”

汤铭乾笑着扭头去逗她，“看吧，化妆也掩不住的，火眼金睛的姑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她温婉地笑，手挽着铭乾的胳膊，手指在臂弯里掐铭乾痒痒肉。铭乾疼得满地乱窜，没头没脑，直接撞到了汤妈妈，汤妈妈揽着铭乾的脖子，“皮猴子，又闹，你姑父和三姨夫在楼上看画，你去陪着，我要单独和沧烟说会儿话。”

铭乾巴不得赶快跑开，于是扮着鬼脸就跑上楼梯，沧烟阴森森一笑，龇着白牙，“你最好别下来。”虽然没有说出口，只是摆着口型，汤妈妈却已经笑了，“你们这两个欢喜冤家，不见面把铭乾想得坐也坐不住，见了面又是斗嘴掐架的。”

端着一个汤碗走出来的三姨忙招呼沧烟，“沧烟，快脱了外套来喝汤。”汤妈妈拉着她的手，“看你这小手凉得，天这么冷，还穿这么单的衣服，走的时候，穿着我的大衣回去。”

她每次来到汤家就觉得身心都处于一种无比感恩的状态，没人疼已经成为习惯了，忽如其来的温情，她总是觉得无法招架。

听话地坐在了椅子上，端着汤碗，眨眨眼睛，弱弱地问一声，“阿姨，是不是又要问我什么时候结婚了？”

三个女人，齐齐点头，动作频率都是一致的，尤其是汤妈妈，索性就说，“铭乾二姨说了，你们学校她搞定，现在只要你同意，你们就能去拿证了。”

她放下勺子，“汤妈妈，不是我不想。可是，我觉得我们还都是孩子，结婚了再生孩子，说不定我们俩比孩子还皮，还能闹腾。到时候你们不是就烦心了？”她说的可是大实话，她太了解汤铭乾了，现在结婚生子，那孩子一定就成铭乾宠物了，照着铭乾平日里的作风来，不定要把孩子教成什么样子。

那时候她可就有烦心事了，一大一小，她的美好人生就此夭折。

姑姑心直口快，“生了孩子你还操心这个，有你妈你爸，还有我们，这个岁数了都想要个小孩给家里添添喜气，况且老汤家净是儿子，你来了，我们也欢喜。”

汤妈妈也马上附和，“你最好考虑考虑，我也不是催你，乾儿也不小了，过了年就二十七，看着和铭乾同岁的朋友儿子都能来要压岁钱了，我这个心是越来越急。”

十二岁第一次见面，沧烟就小鹿乱撞地心系他身。

那天的舞会，是为铭乾庆祝生日，爸爸带她来说，要见一下北京的生意伙伴。她穿着粉色的小洋装，红色的舞鞋还有一条金色的链子，随着舞步翩翩像是流溢在脚腕的小溪，淌着金色光芒。

铭乾走过来，穿着白色的衬衣，蓝色的领结，灰色的西服背心，那时铭乾已经高出她许多，伸出手掌，俊美的脸有着少年的清秀，皮肤仿佛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明媚光泽。她当场脸红到头顶，只觉得头顶热气腾腾。

其实，她后来说她不记得了，铭乾却一再重申，他对她是一见钟情。

尽管，铭乾并没有在那之后为了她做什么，还是游戏人间，狂放桀骜，但是，后来再见，他就认出她，站在她面前，伸出手掌，“我还可以请你跳一支舞么？”

其实，她是记得的，甚至当时播放的歌曲，还有他身上不同以往闻到的

任何一种香水的香气。

她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告诉铭乾，因为，她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了之后，能不能还拥有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爱情，亲情，温暖，还有，感动。

她低着头咕嘟咕嘟地把汤一饮而尽，“放心吧，我会好好地考虑的。”仿佛灌注了勇气 and 能量，她抿嘴，“等我把下学期的实习安排安排，如果顺利，我们就结婚。”

三姨拍拍沧烟的后背，喜滋滋地说，“那敢情好，明年办一办，争取生个小兔宝宝。”

汤铭乾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地下了楼梯，探头探脑地凑上来，面上带着笑，更是显得神采奕奕，“我就知道，又是结婚的事。”薄唇咧开，一双黑色的眼睛，笑得深邃，“夏沧烟同志，我跟你求婚你不应，组织一下令你就答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她没想到铭乾能下来，眉眼挑衅的，他严肃起来说话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别样气质的，那么的熟稔，她的脑海中不由得浮上另一张容颜，淡漠，孤傲，冷冽。

她忙摇头，站起来，忽然地扑到他的怀里。

“我嫁你，我嫁你。”

他不曾想她就这样地拥进怀抱里，每次亲亲的时候都是赧然的她，甚少如此的主动，尤其是，当三张脸，六只眼睛直直地瞪着他们两个的时候。

她的头发蹭在他的唇上，细密柔软，清香，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怕我不娶么？我都跟你说过了，我早在十一年前，就跟你爸把你订下来了。”他的手掌在她背上，透过她的T恤透进来的热量，她才觉得自己失态了，羞红了脸从他怀里猛地钻出来，汤妈妈一千人都憋得脸通红，看着这小两口亲热。

她捂着脸跑，一边跑一边说，“刚才不是我，刚才不是我，你们看错了，全都看错了。”

惹得大家大笑，汤妈妈嘀咕着，“到时候办婚宴，要不要去广州再办一

次？还是让亲家过来？”

沧烟躲进了卫生间，捧着清水往脸上泼，镜中的女子，已经有了及腰长发，已经有了温婉容颜，和善的眉眼，可是，你在哪里？

在乎我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幸福么？

每夜做着噩梦，被惊醒的时候，第一刻拿起的照片，是在网上搜的，你十八岁时候的模样。黑色燕尾服，白色衬衫，蓝色的领结，背后是伊顿公学的红砖黄瓦，身上的银色扣子在伦敦的阳光下美轮美奂，后来沧烟才知道，原来那是身份的象征，他是那年国王奖学金的得主，参与校内政务，是最高级别的优秀学生。

沧烟的手指慢慢地掀开自己的头发，头发下的伤疤，早已伤愈结疤。

还有腕上的伤口，也已经成了一条看不出的浅淡痕迹。

沧烟推开门出来，汤铭乾靠在墙边，看沧烟出来，伸出手拉沧烟在身边，沧烟刚要挣脱，他把沧烟抱在怀里，“让我抱抱你，是不是最近很累，所以心情不好？”沧烟被他拉进怀里，头靠在他肩膀，他的肩膀很宽很舒服，只是他有些瘦，所以，锁骨有个小凹痕，沧烟就把头埋进去。“乾，你会一直这么爱我么？”

他扬起嘴角，好看地笑起来，“永远要多远呢？难道不是，只要你爱我，我就会爱你么？我很小气的，我只爱到你不爱我的那一天，所以，爱与不爱的权利都在你手里。”

沧烟的手臂紧紧地环在他的身上，像是无尾熊，缠得他呼吸不畅。

他没有多想，只当做了沧烟最近学业重压力大，还安慰沧烟，“过了就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三姨妈在一旁轻咳一声，“忙完了就过来吃饭吧，饭已经准备好了。”

沧烟立刻弹开，脸又红了，他拖着沧烟胳膊，“这次别跑了，大家都习惯咱两个腻歪了，害羞什么。”

沧烟飞起一脚，“都是你，在这等我干什么。”他哭笑不得，却只好忍

着，谁让他的小姑奶奶最近心情不好。

饭桌上已经每人盛好了粥，沧烟的那一碗多放了好几个枣，红红艳艳的煞是好看。

汤家不从政，世代为商，比起高干子弟们，汤铭乾更多了一份洒脱不羁的商人气息，他常说，政治太费脑子，还是做商人好，只想一个事，就是钱，也就省力多了。

沧烟当时就嗤笑他，没有追求。男人都喜欢权势，他摸着自己的保时捷说，我还是喜欢钱多一点。

但是，汤铭乾的两个姨夫都是军区司令，身份地位都很高，沧烟也没有问过，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匆匆一瞥，才知道原来私下这么和蔼的人们，都是电视里一板一眼的政界人士。

汤爸爸虽然五十多岁了，但是仍旧十分的飒爽，那头发比起汤铭乾更利落，每次见面都是一丝不苟的，汤铭乾说过，他们家的基因好。当年爷爷就是一个京城的风流纨绔子弟，到了爸爸辈上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可能也归于爷爷的眼光好，每个奶奶都是那个年代的名媛。

汤妈妈招呼着沧烟，“今天叫你来，不光是过个节，今天咱们家有个大人物回来。你二姨三姨姑姑都是为了他来的。”她刚才还奇怪，往年也就是除夕夜时候，一群人才会凑在一起，平时都是各忙各的，来的时候也不会凑得那么齐，尤其是两个姨夫，常常有任务。

他给她夹了一块脆皮鸭放在她碗中，“差点忘了和你说，给你准备了五只鸭子，回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只是那螃蟹，不要过夜。”

她一块鸭子在嘴里，使劲地咀嚼，美滋滋地点头。

夏沧烟的人生名言，没有脆皮鸭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

吃饭的时候小辈们就只有他们两个，两人头对头说话，偶尔插一嘴大人的话，吃得惬意。

忽然，大门一开，众人都停下手中的动作，齐齐望过去，门慢慢地打开，

只是露出一截衣襟，人站在门口，好像是在向别人交代什么，推门进来的时候，除了夏沧烟，所有人都露出了喜出望外的表情，她手中的筷子，大头朝下，落到了地板上。

他第一个站起来，迎过去，脸上带着孩子的笑容，俊美的容颜喜上眉梢：“小叔叔，你终于回来了。”

那个被他唤作小叔叔的人，穿着深灰色的羊绒大衣，深黑色的扣子隐晦的logo，被铭乾一唤，露出和汤铭乾一样美好的笑容，只是他拥有着比铭乾更加美好的一张脸，五官出类拔萃，带着一种无法言语的唯美，像极了烟雨中的画中人，有着玉相金质，胜过潘安之貌。他仿佛只要轻巧地扬扬手，就有能够把整个世界紧握在手的霸气，也有文质彬彬不俗的气质。

笑起来，更是眉目生辉。

她见过很多美丽的人，男人女人，只有他，是过目不忘，反而时间越长，越觉得好看。

汤妈妈嗔责铭乾：“这孩子真是的，快带你叔叔进来啊，两人站在门口干什么？”

他的眼睛，只是轻盈地在她脸上落定一秒，继而说，“不必了，我只是来看看，晚上还有一个接风宴要去参加。”

“回来多呆一刻你都不愿意么？”汤爸爸刚才还是面露喜色，被他这样一说，面上立刻就冷冽起来。

汤妈妈在桌下轻轻地推他手臂，示意他不要多说。

“嘉煊，你哥哥只是想你了，想你多呆一会。”汤妈妈打着圆场。“况且，今天铭乾的姨夫们也过来了，想要见见你这个商业奇才，你就当卖面子给我，吃完这顿饭再走。”

他的眼睛，黑得如同有人故意地印染过一般，轻巧地说，“不必了，这是家人的节日，我这个外人不适合在这里。”

汤爸爸的手紧紧地攥成拳，一张脸也带了怒色。

空气静得落下一根针都听得见。

她却忽然开口，仿佛是极其自然地。“今天是腊八节，喝了粥才能过好年。”声音轻柔得，仿佛是人定的通透，她自己都有些吃惊，怎么就这么自然地开口，已经忘记他和她早已不是当年的关系。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他会如何地应对。

汤嘉煊出奇的没有再争执。居然开始除围巾，脱下身上的大衣，随手扔在沙发上。

露出穿在身上的黑色的羊毛衫，只是最普通的款式，在他的身上别有味，银链在脖子上，链上的挂坠隐藏在衣服之下，施施然地走过来，走了一半才发现自己没有换鞋子，又折回去脱下了皮鞋，鳄鱼皮的上好材质，在灯光下也发着柔和的光芒。

这一系列动作，如同电影的慢镜头，温顺而平静。

让汤铭乾都不由得有一瞬的恍惚。

他没有太多机会见到自己的小叔叔，甚至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在报刊或者网上来熟悉他的这个又是汤家骄傲，又是耻辱的小叔叔，或者说是，忌讳。

每次见到的时候，也甚少有宁静的时候，都是伴着爸爸的暴怒，和小叔叔的漠然离开。

从小到大，无限的重复，同样的轮回。

他走过来，并没有坐在汤爸爸的右手边，绕了远路，走到了汤铭乾身边的空位上落座。抬眼看着坐在对面的沧烟，“我要一碗没有莲子的粥。”

沧烟起身去盛，大家都在震惊之中，站在一边的铭乾缓过神来，忙跑过来坐在位子上，“小叔叔，听说你这次要回国发展了？要来汤氏么？有你在，我就可以安心多了，你这么牛，我很多朋友都视你为大神，每次搓麻将的时候都要念叨念叨你的名字。”

他不禁失笑，“这算是一种荣誉么？”

脸上的表情也随之柔和起来。她拿着盛饭的勺子，眼睛却透过玻璃窗

望着他。

他好像瘦了一些，脸也更加的棱角分明。尖尖下巴，仿佛可以用手攥住。宿舍里有人见过他的照片，问她这是谁，她说，这是汤嘉煊。别人就尖叫，难道是汤氏集团那个金融天才？她点头。

小蚊子说，这个男人真是好看，尤其是这个下巴，仿佛能够被握住一样。

她说，我倒是觉得胖一些更好看。

米乐笑她，你这么说，倒是和你见过一样。

她收起照片，我没有见过，我只是幻想一下，怎么不行么？说完沧烟就像小兽一样露出牙齿，把米乐当场按倒，淫笑着，“花姑娘，今晚大爷有空啊。”

米乐哀号，“朵朵快救我。”

朵朵正戴着耳机叽里呱啦学韩语，反应慢两拍，问，“可是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他好低调。”

汤嘉煊低调么？他素来是社交场的中心人物，假期时候电话接到手软，除非关机和没电，他的手机仿佛二十四小时，都是在营业中。

她问过为什么要认识那么多的人，有必要么？

人生自己过好自己就好了。

他说，当我需要一个人帮助的时候，如果我在之前就已经把这些人培养好了，我就不必到时慌乱，我可以留给自己更多时间。

说完，冷冷地看着她，“小女孩，懂什么？”

她说，那只是因为他讨厌被没有用的人骚扰，比如我们这干痴心怀抱梦的小女生，对于他的人生，是没有利用价值的废物。

她把骨瓷的碗端给他，他正和两个姨夫礼貌地答言，虽然只是三字两字地敷衍，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已经受宠若惊了。

他几乎没有完整地和他们一起吃过一次饭，这次面子给足。